

鸟去林空何时归？

——“鹭林”地名溯源

桂维诚

宁波最大的水产品交易市场——路林市场所在地，是我的故乡。鹭林，旧属镇海县西管乡，直到1984年1月划归江北区前，一直隶属于镇海县庄市乡。我儿时随父母由上海迁居西安，故乡之于我就是一个遥远的地名。祖母在祖父去世后，也到西安定居了。老人家不识字，要给老家的亲人写信时，常常让已上了几年小学的我代笔。她仔细地拿出包在手帕里的旧信封，指着上面的地址对我说：这就是阿拉老家的“地脚印”。我一看，只有“宁波鹭林”这寥寥几个毛笔字，就问：这能寄到吗？镇海十分肯定地说：没有错，这是你阿爷生前特地抄给我的“地脚印”，你照着写好了。白鹭的“鹭”，树木的“林”——白鹭栖林，多么富有诗意的地名！从此，遥远的故乡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刻下了美好的印记。

1969年，我作为知青，被命运抛回了这个故乡小村。斑驳旧屋的墙壁上刷满了标语，落款赫然写着“路林大队革委会”。时值隆冬季节，村落内外一片萧瑟，看到自幼烂熟于心的“鹭林”二字，已然“鸟去林空”，我的心仿佛一下子落到了冰窖里。故乡的地名不知何时竟被简化了，多年来我对此一直耿耿于怀。记得“路林市场”初建时，我受托为门楼写招牌字，特地把“路”写成“鹭”字，谁知上面领导看了，硬说这样写不规范，要我改回去。此后每每看到“路林市场”的招牌，我就怅然若失。

后来，我查过乾隆年间所编的《镇海县志》，得知今宁波大学濒临之江段，古称“拗猛江”，上溯二三里，即“鹭林江”之所在，“甬江绵亘九曲而出大浞口……鹭林回流舒缓，是以沿江五十里多草场。乾隆元年近场居民分疆划界，报垦升科，外筑长堤，堤下凿池、浚浚以资灌溉，堤坚而高，碱潮不能妨，禾黍斥卤，荒荡尽为良田”。先人曾赋予这里一个如此富有诗意的地名，由此不难想象，两三百年前，这里曾是一片白鹭群栖的芦苇林，“鹭林”大概就是由“鹭栖苇林”而得名的吧。明代诗人杨守陈在游甬江后写过一首《秋江别意》，其中有“黄花晚对琼筵落，白鸟寒冲玉帐飞”之句。遥想当年，白鹭一定是经常光顾这里的。如今白鹭已经归来，但地名却没有再改回来。

从路林村曾走出过上海滩金

融大亨叶琢堂。《宁波帮大辞典》记载：叶琢堂早年在上海为瑞和洋行买办和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经纪人，后与法国人联合创办万国储蓄会。他在中国金融界举足轻重，曾任中国银行官股董事，中央银行董事等。此外，中国著名生物学家童第周的夫人叶毓芬教授是路林村后叶人。

最近，《今日镇海》记者陈饰把“路林”地名的变迁写成《路林地名考——翩翩白鹭何处寻》一文，刊登在2月20日第4版的《今日镇海》上。她采访了92岁的陈兵老师，老先生研究镇海文史已三四十载。几年前，陈兵老师阅读镇海藏书家王雷点校《蛟川诗话》一文时，读到一段与路林地名相关的历史资料。民国《镇海县志》引光绪《鄞县志》卷七十四《土风》中一首《甬东江北歌》：“夫差破后已亡吴，曾说清江驻舳舻。惟有辘轳犹似昔，千门落日啼乌。”这里的“辘轳”，在明朝成化《宁波郡志》中作“路林”。这首诗的意思是，传说辘轳这个地方当年吴王夫差或越王勾践曾驻蹕过。辘，即指帝王所乘辇车。

清代乾隆年间宁波文人张懋延在其著作《蛟川诗话》中对此诗进行了考证。据《宋史》所

载：帝乘楼船次定海县。那么辘轳实为辘临，表示车驾降临的意思。陈兵分析说，夫差勾践的传言应为“伪说”。据史料记载，只有宋高宗赵构，即“布撒扯大旗”中提到的康王，在被金人追逼时逃往定海(即镇海)方向。他从明州(宁波)乘船，沿甬江而来，经过路林。岸边军士林立，这里因江道狭窄，有滩涂，因此靠沿岸纤夫拉船行进。按这样的解释，“辘轳”实为“辘临”。

经镇海藏书家王雷考证，屠本峻所作的《甬东江北歌》中首次出现了“辘林”字样，被后世文人张懋延写入《蛟川诗话》时，已演变为“辘临”。王雷说，初步检索后发现辘、路二字通假，所以辘林即路林。此外，在古籍刊刻流传中常有舛误，这二字因字形相近，可能是刊刻之误。他认为，《蛟川诗话》中“辘林”又作“辘临”，也代表了民间广为流传的一种说法。

王雷发现最早在南宋开庆《四明续志》中，已明确出现“路林”的地名。按成书年代排列，随后的明成化《宁波郡志》，在定海县的“乡村”篇中，有“孔浦村、路林村、古南村、沙北村”的记录。第三本是明嘉靖《定海县志》，在“村

一节中，关于“东管乡”“西管乡”的记载中含有“孔浦”“路林”等地名。随后的清康熙版《定海县志》、雍正年间曹秉仁所著《宁波府志》中也均记为“路林”。

而在乾隆年间方志中，记载的则是“鹭林”的地名。如乾隆版《镇海县志》，同样提到西管乡，记有“四都一图，鹭林、外吴……”同时期陈景沛编撰《镇海县志备修》一文中，则是“路林”“鹭林”共存。王雷推测，可能是当时正处于这两个地名演变阶段，故互为通用。他根据自己点校的《蛟川诗话》，认为该地濒临甬江，附近曾有一个鸬鹚村，可见沿岸潮湿温暖多鸬鹚、白鹭等鸟类，所以乡间文人把“路”字雅化而写成“鹭”字，这种推想应该是合理的。再往后留存下来的方志，如光绪版《镇海县志》，则多记为“鹭林”。

民国年间直至1949年后，仍一直写作“鹭林”。宁波中国港口博物馆馆员陈一鸣提供了民国时期报纸上的广告和1957《宁波大众》上的头条新闻，上面都写为“鹭林”。直到1960年时，才被简化成“路林”了。

关于“路林”地名变迁的线索已然明晰，也使我这一段挥之不去的乡愁得到了抚慰。我们从小生活在一个地方，总会记得自己住在哪儿，更难忘记老辈人说过的故事，这些地名就像烙印一样刻在心灵深处。如今村落消失了，道路拓宽了，再过数年，也许连地名也会消亡，以后就再没人记得那些历史了。阿拉丁波人把地名称作“地脚印”，颇有深意。有了地名，就能循着前辈的脚印，找到回家的路。

闻禽声

潘玉毅

“鸟语”二字，按照现代人的用词习惯，若非与“花香”组合在一起，多半不是好话。人们常常把自己看不懂、听不明白的话一概蔑称为“鸟语”。相比较而言，古人要谦逊得多，也诗意得多，闲来没事“闻禽声”，不仅不觉得烦躁，还能听出许多滋味来。

传闻春秋时期，孔子有一门人公冶长，能解百禽之鸣，还能与之交流。今人多半没有公冶长的本事了。听不懂禽之鸣，人与禽之间的交流就会变得十分困难。鸟说，雨好大啊。你说，是啊，雨真美。鸟说，你是傻子吗，你说，确实深有同感。言语不通，自是鸡同鸭讲。

然而即便如此，若是我们能够不求甚解，遵循着听觉器官最浅层的感受，侧着耳朵听一听“禽声”想来也是一番不错的享受。就像当一段优美的旋律响起时，我们或许不解其中意思，不知道它是什么音什么调，可依然能觉出它的美妙，这便够了。清人黄图秘关于“闻禽声”这件事是这么表述的：“独卧岩头，日高未起。一帘春鸟，啼声欲碎。其最入人清听处，如箫如管，若断若续，自生幽响而善作肉声，虽东山丝竹，未有若此婉闲和畅也。”丝竹管弦之声，其动听的程度远不及禽鸟之声，仅此一语，便可见得禽声的好处了。

难怪宋人曾已听罢鸟语之后，当即援笔立就，作了一首《闻禽声有感》，道是：“寂寂禅房闭，阴阴夏木繁。坐闻幽鸟语，胜与俗人言。脱袴高低树，提壶远近村。汝曹知底事，独与子规论。”原来，在知音者眼里，禽没有人的俗不可耐，却知晓时令和人的心事，比俗气之人更值得亲近。

若是有空读一读唐诗宋词，我们还会经常见到一种名叫鸂鶒的鸟。它因叫得比鸡还早，人们便管它叫“催明鸟”。因催明鸟的作用与雄鸡相类，乡间俚人又多唤它“夏鸡”。每当鸂鶒声响起，离耕作之期也就不远了，农人该忙碌起来了，是所谓“田家惟听夏鸡声，夜夜垄头耕晓月”。

“酒狂”不狂

周山清

对于一个只是浅口沾酒的人来说，一听《酒狂》这个曲名，就先被吓了三分。人生中连一次醉酒的体验都没有，弹得出那份狂气吗？虽说是天有酒星地有酒泉，唯有饮者留其名。不善饮者，幸而还可以在《酒狂》摇摆的节奏里，体会那种飘然欲仙、醉眼欲辨的状态，并展开想象的翅膀，在酒的王国里翱翔一番，为自己的生活增添那么一点“酒”气。至于本来就海量的“酒神”们，听一曲《酒狂》也是很有必要的，有专家已用仪器做过测试，听了《酒狂》后，人的呼吸、脉搏、血压、脑电波、内分泌腺等等都会有所变化，让人有一种酒醉感，从而适时控制饮酒量。

今天，我们能听到或弹奏《酒狂》，曲作者阮籍(210—263)，那是首先应该了解的人物。一个真正的音乐家，是很清楚自己的使命的。罗曼·罗兰曾说，整个有形的世界都在消耗、更新，不朽的音乐，唯有你常在。嵇康在《琴赋》里也表达过相似的意思：博总技艺，特妙丝竹。以为物有盛衰，而此无变；滋味有厌，而此不倦。1938年，年仅15岁的周大风在为自己的音乐集作序时也写道：“惟艺术永生，永不磨灭，亘万古而不变，历日月而长新。”千百年前，作为竹林七贤之首的阮籍写下《酒狂》时，是否也预知了它的永垂不朽？据说，当时的皇帝想把女儿嫁给阮籍的儿子，这桩在别人看来攀龙附凤的“好事”，阮籍却避而躲之，一连六十天喝得酩酊大醉，《酒狂》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创作出来的。传统琴曲素以清和恬雅为其风格特点，一般不表现世俗生活中不“雅”的情态，唯独这首《酒狂》却描绘了酒醉的癫狂之态，成为古琴曲中不可多得的经典之作。古之君子，未尝有不知琴的，不论在家读书的，还是佩剑走天涯的，都以左琴右书、剑胆琴心作为标靶，所以，《酒狂》就这样传播开来了。

但是，音乐是时间性的艺术，不像有形的东西那样便于保存，许多古曲不是失传，就是面目全非，能保存下来的，简直是凤毛麟角。那么，又是谁记载了《酒狂》的曲谱？他就是《神奇秘谱》的编纂者——朱权。说到朱权，大家不一定都熟悉，但是他的父亲——明太祖朱元璋，那可是无人不晓，他的九世孙——八大山人朱耷，也是大名鼎鼎。《神奇秘谱》究竟神奇、神秘在哪里？原来，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古琴曲集，成书于1425年，收集了从汉魏到宋元时期共六十四首琴曲，具有很高的使用价值和



春

水贵仙 摄

方其军

(一)

你是谁，一个隐形人
就像从没见过，但你确实来过

清晨喜欢在姚江边踱步
看见渡口南来北往的船只有
有的刚刚熄了渔火，有的才点亮

船行的脚后跟贮藏了京城车厘
运河桨声；贮藏了荒郊狼嚎
尖刃冷光，以及海难的咸腥
与胃酸

……
然而此刻，你将心花
怒放放在被微曦点燃的堤岸桃
树

屋宇的椽间飞舞紫金蝙蝠
栋柱奔跑黄金的鹿
铜镜映照一张夺魂的脸
孩童在庭院抛起金粉闪亮的
纸鸢

试图采购天际迟归的星宿
后厨的小门临着水流
仆从从乌篷船读着食谱接收
果蔬鱼肉
春风拂经石阶和青草
春风飘荡客堂
春风洗润青铜虬龙、高丽净
瓶、凤尾瓷尊……

(二)

洗不去的，是你沁透器物的
体温
与汗渍。器物自觉组合着你的
神魂
它们，是不老的
时间的血痂，分娩于各自的
遥远与疼痛
它们，死过一回

2018年夏天，余姚城区魏星路因市政施工惊现深埋地下的青铜礼器、精美瓷器以及大量古钱等。考古人员迅速介入，发掘整理31件(组)珍贵文物。经鉴定，此为一处距今700多年的窖藏，目前窖主无考。

魏星路窖藏

在前世，或是西南荒野的一脉地火

或是东北半岛的一股暗流
被投入于更炽烈的火，更寒冷的水

与死神谈判
还魂于幽暗的茅屋，粗砺的
手掌

听见阳光与米香而啼哭
然后，或媵媵于人参的喂养
或暴虐于香火的供奉
当你奔走，它们同样奔走
当你寻找，它们同样寻找
这无法假设的命运：大地上
的迁徙

为了成全冥冥中的告别与相
遇
你以迎娶的方式
将它们一一纳入江南的营帐

(三)

……在南宋的月光里，你听
到了
草原的铁蹄，信鸽的脚梗捎
着
乌鸦的哭声。烟花浮世恍若
梦境。破碎于子夜的犬吠：

“临安城破。”
烟火万人家顿时流落大半
流民呜咽。流民在大地上呜
咽

像洪水中的枯枝无用而哀伤
你战栗了，眉间凝驻久远的
穷山恶水

沿岸的桃花悉数凋零
走或不走。你攥紧一枚铜币
也许，那把虎嘴的弯弓只是
适当

啜血。与万家灯火安于空虚
修缮繁华
而更可能的是，一支利箭奉
送血窟窿
……走吧，赶紧走，像寻常
的流民
趁着星光尚未为北方的风引
路

(四)

乌云遮蔽了赵姓的月光
你提一盏马灯
在祖坟附近停留，在荒草丛
生的河滩
给自己无力带走的另一具躯
体

寻找容身之所。你一镐下去
掀起百年的村落，又一镐下
去

攻陷千年的城邦，再一镐下
去
入侵万年的红尘。你一镐一
镐

郑重得仿佛为本尊挖一方墓
穴或子宫
骤然，半空闪过巨鸟的翅膀
马的嘶鸣掠过草叶的尖芒
你抱起青铜的头颅、胸膛，
锡的心脏

抱起青瓷的肺、铁的肝与肾
抱起石器的骨节、木质的皮
肤

以及黄铜的响指
将另一个自己草草下葬

(五)

一个隐形人，追着南宋的疆
域走了
默念一句：我尽早回来。

然而，在众生苍茫的瘴旅
终究不知走失于哪里
而有一年的风雪，或许正是
你的乡愁

值班的蚯蚓换了一茬又一茬
飞奔的草根换了一轮又一轮
刺那刺探的一声鹰唳已然生
锈

县城的围墙一次次被修正
马蹄的嗒嗒清响早被马达篡
夺

水流的嫩芽已被柏油谋杀
不死的它们，在地下以座谈
会

计算隐形人逃亡的步数。等
待被领回
时间因为等待而凝固
琥珀般保鲜七百年前的心跳
隐形人，你还活着